

聲調的完全回頭演變是否可能？*

何 大 安

回頭演變，是指語言歷史上一種變化發生之後，在下一階段又走回頭回復到變化以前的狀態，也就是 $A > B > A$ 的演變。部分的回頭演變，已頗為人所熟知。但是完全的回頭演變，儘管推測可能存在，卻始終無法證明。本文檢討山西方言單字調陰、陽平不分而變調二分的現象，綜合不同的類型，推論單字調的不分，乃是陰、陽平二分以後的再合流。由於相反的演變方向決不可能，這些方言顯然經歷過（一）平聲分陰陽，（二）陰陽平合併的聲調完全回頭演變。這也是歷史語言學上聲調完全回頭演變的首次證明。

一、甚麼是完全回頭演變？

在語言發展的相續兩個階段當中，如果發生了 $A > B > A$ 的變化，這種變化就可稱為「回頭演變」（retrograde change）。回頭演變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完全回頭演變」和「部分回頭演變」兩種類型。如果前後兩個階段的 A 的內容完全相同，便是完全演變；如果前後兩個階段的 A 的內容只有部分相同，便是部分演變。

部分回頭演變，是相當常見的現象。但是完全回頭演變在理論上雖然可能存在，要證明卻很困難。因為後一個階段的 A（假如說是 A2），在內容上完全等於前一個階段的 A（假如說是 A1），要證明 A2 一定來自 B 而 B 又只來自 A1，即

* 本文初稿曾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國立中山大學主辦之「第二屆國際暨第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宣讀，並承丁邦新師、李壬癸師、梅祖麟先生、鄭張尚芳先生、平田昌司先生、王洪君先生及《集刊》審查人惠賜修改意見，謹誌謝忱。

$A_2 < B < A_1$ ，而非直接來自 A_1 ，即 $A_2 < A_1$ ，在推理上是相當任意的。單從語言的內部擬測，無法證明 B 之必然存在。如果 B 不完全來自 A_1 ，還有其它的來源 C 、 D 在內，那麼根據 A 、 C 、 D 的相互關係，我們還可以推斷有 $A_1 > B$ 這一階段之存在。但是這樣一來， $B > A_2$ 中的 A_2 就不完全等於 A_1 ，而成為部分演變了。另一種可能是 B 中的 C 、 D 在下一階段中脫去，而使得 $B > A_2$ 中的 A_2 在內容上仍等於 A_1 。但這是遠為複雜的變化，證明上也必然更為困難。¹

回頭演變主要關切的是語言中的類的變化，而非只是表面上形式的變化。從本文要討論的音韻的問題而言，上文所說的 A 、 B 、 C 、 D ，指的就是音的類，或音位，而不僅僅是音的值。如果 $A > B > A$ 指的只是語音的移位 (sound shift)，這種情形是語音的重現，或者如西方學者所說的，是一種「語音回頭移位」(retrograde sound shift)。不同類字的語音重現，漢語方言中常見；同一類字的語音回頭移位，亦已為人證實。² 但是音類上的回頭演變，卻一直是歷史語言學上懸而未決的一項難題。

這篇論文想從一些不同的線索，分析中古以前的平聲調在今天的一些山西方言中有合而分、分而又合的變化，並從而對音類上的完全回頭演變，推測其可能存在。

二、某些山西方言聲調的特殊情況

在中古漢語平上去入的分別裡，平代表一個聲調的類，也就是平聲調。平聲調因聲母的清濁而分化為語音有別的陰平和陽平兩個調，這兩個調復因聲母清濁對比的消失而成為具有音位性對立的兩種聲調。以今天的一般了解而言，陰平調

1 以上的討論及部分回頭演變的例子，請參看拙作（何大安 1988：36-37）的說明。

2 漢語方言的語音重現，仍請參看拙作（何大安 1988：35-36）。語音回頭移位的證明，則見於 Weinreich 1958。Weinreich 論證 Proto-Yiddish 的第 15 類元音 uu 在現代方言有 $uu > ou$ 、 $oi > u$ 的回頭移位，十分可信。從音類上看，這項演變是 $A > A > A$ ，類不變。從音值上看，這項回頭移位的結果 u ，並不完全等於移位前的 uu ，使這個例子顯得不夠完美。

的字，是原來平聲調中的「全清」、「次清」的字，具有不帶音（voiceless）的聲母。陽平調的字，是原來平聲調中的「全濁」、「次濁」（或「清濁」）的字，具有帶音（voiced）的聲母。平聲的分化，至少在中唐時期即已開始。撰成於九世紀的《悉曇藏》，曾提到當時北方四位法師的聲調特色，而其共同點則是平聲都分輕重，也就是都分陰、陽平。在另一方面，聲母清濁對比的消失，唐五代西北方音已經如此（羅常培 1933）。至遲到北宋初年，政治中心的汴洛方音，全濁聲母已經清化（周祖謨 1942/1966）。因此從文獻上看，平聲調在類上的分爲陰平、陽平，不會晚於這個時期。

方言比較的結果，也支持平聲的分化爲一早期現象。除了本文所要討論的某些山西方言之外，現在所知的絕大多數的漢語方言，古平聲今天都分陰、陽平。吳語、湘語等保留全濁聲母爲帶音讀法的方言，聲調的分陰陽與聲母的清濁還存在依存關係。但是像官話地區，包括山西，由於古全濁聲母已經清化，陰平、陽平完全是兩個不同的聲調的類。

所謂某些山西方言，是指像太原、山陰、平遙、文水、祁縣、太谷這些地方的方言。這些方言沒有聲母清濁的對比，但是平聲不分陰陽，仍是一個調。如果這個調自古以來不曾發生內容的變動，那麼可以說它保存了中古平聲調的原貌（除了全濁聲母清化以外）。只有一個平聲調的這些山西方言，便成了「平聲二分」這條規律的少數例外，或是抗拒此一規律的古語之遺（survival）。

現代漢語方言普遍受到平聲二分、濁上歸去、濁音清化這些近代期音韻規律的影響，尤其是包括山西在內的北方官話地區，影響更是徹底。太原這些方言已經是濁上歸去，濁母清化，說它們獨能免於平聲二分，令人不能無疑。尤其重要的，是近年的一些調查報告，比較詳細地記錄了這一類方言的連調變化，而在連調變化當中，陰平和陽平似乎是有別的兩類。由於這些方言古全濁母已經清化，今天不再有分化爲陰、陽平的音韻條件，變調中的陰、陽平一定是早期分化的結果。那麼這些方言並非沒有經過平聲二分，而如何理解連讀與非連讀時的聲調關聯，便成爲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三、山西方言聲調行爲的幾種類型

既然關鍵在於如何理解連讀與非連讀時聲調的關聯，我們必須要先 (1) 了解山西方言聲調行爲的大概，同時要 (2) 釐清不同類型的連讀變調的基本性質；然後根據這些了解，來判斷上述這些特別方言聲調發展的走向，才有一個比較可靠的知識背景。但是由於這兩方面可憑藉的研究成果不足，我們只好利用三、四兩節的篇幅來作個別的探討。本節先討論山西方言聲調行爲的一般情形。

我們不妨從山西地區方言的一般聲調表現開始觀察。底下選列十四個資料詳細且具代表性的方言的非連讀聲調以供比較。非連讀聲調又稱單字調，下文一律以「箇讀」(isolated form) 稱之，連讀聲調則一律稱為「連讀」(sandhi form)。這些方言都已經濁上歸去，所以沒有陽上，上聲即是陰上調。爲便於繕印，各調只列調值，不附調號。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資 料 來 源
大同	31	313	54	24		32		馬文忠、梁述中1986
陵川	33	53	213	24		32	34	金夢茵1983
沁縣	213	33	同陰平	55		?4	?213	張振鐸1990
永濟	21	24	42	33		同陰平	同陽平	吳建生、李改樣1990
汾西	11	35	33	55	53	1	3	喬全生1990
長治	213	24	535	44	53	?54		侯精一1985
吉縣	423	13	53	33		同陰平	同陽平	蔡 權1990
原平	213	33	同陰平	53		4	?213	金夢茵1989
忻州	313	31	同陰平	53		?2		溫端政1985
運城	31	13	53	33		同陰平	同陽平	呂枕甲1991
平遙	13		53	35		?23	?54	侯精一1982
文水	22		423	35		?2	?312	胡雙寶1988
祁縣	33		213	35		22	323	楊述祖、王艾祿1984
山陰	313		52	335		4		楊增武1990

大同、陵川、沁縣箇讀都分陰平與陽平，沁縣的陰平還與上聲同調。在連讀時，這三個方言的陰平、陽平也都各行其是，互不相涉。沁縣陰平作二字組的前字時，有條件地分讀 21（後字爲去聲）與 22（後字爲其它聲調）；上聲作前字時，有條件地分讀 13（後字爲上聲或陽入）與 41（後字爲其它聲調）。箇讀時不分的兩個調，在連讀中保持了原有的區別。

永濟、汾西、長治、吉縣、原平、忻州、運城這些地方的箇讀也分陰平與陽平，而在連讀的時候，陰平、陽平有時不能分別。其中永濟、吉縣、運城的古入聲字分別因聲母的清（不帶音）、濁（帶音）併入了陰平和陽平。原平和忻州的上聲在箇讀時與陰平不分，連讀則有別，與沁縣相類似。

永濟的連讀變調規則大致如下：

- (1) 非疊字組，陰平與陰平相連，後字不變，前字變 24。
- (2) 非疊字組，上聲與上聲相連，後字不變，前字變 21。
- (3) 疊字組，陰平調的單音節名詞重疊，前字不變，後字變 24。
- (4) 疊字組，陰平、上聲調的單音節形容詞重疊，前字不變，後字兒化後變 24。
- (5) 疊字組，去聲單音節形容詞重疊，前字不變，後字變 42。
- (6) 接兒尾時，單音節名詞如爲去聲，或多音節名詞最後一個字爲去聲，兒化後如不讀輕聲，則一律變爲 42。

表面上看，這些變調或同於陽平 (24)，或同於陰平 (21)，或同於上聲 (42)，似乎有類上的關聯。其實不然。這些變調不是升調，就是降調。我們可以用調值來改寫上面的規則，分別是：

- (7) 21+21 → 24+21（「陰平」+「陰平」→「陽平」+「陰平」）
- (8) 42+42 → 21+42（「上聲」+「上聲」→「陰平」+「上聲」）
- (9) 21+21 → 21+24（「陰平」+「陰平」→「陰平」+「陽平」）
- (10) 21+21+兒 → 21+24 兒（「陰平」+「陰平」+兒 → 「陰平」+「陽平」兒）
42+42+兒 → 42+24 兒（「上聲」+「上聲」+兒 → 「上聲」+「陽平」兒）

(11) 33+33 → 33+42 (「去聲」+「去聲」→「去聲」+「上聲」)

(12) 33+兒 → 42 兒 (「去聲」+兒 → 「上聲」兒)

(7)、(8) 爲非疊字組，重音在後，所以前字變調。(9)、(10)、(11) 爲疊字組，重音在前，所以後字變調。(12) 接兒尾詞，正相當(10)和(11)的非重音讀法。(7)-(11)所表現的，都是受輕重讀影響的同調異化。異化的結果，則是非升(24)，即降(42, 21)。因此這種連讀變調屬於下文要談到的「韻律變調」(metrical tone-sandhi)。在這種變調中，連讀形式反映的是在語流中因輕重、長短、高低所引起的調型變化，而非同一調類的不同變體或變讀(variation)。韻律變調往往形成固定的格套，相近的幾種箇讀調型的組合，會共有一種格套，也就是變調形式相同。永濟的陰平變調讀爲陽平，即低降讀爲低升，和上聲疊字讀爲陽平，即高降讀爲低升，同屬一種韻律格套，並不能因此推想陰平與陽平的歷史淵源。

運城的情形尤其看得清楚。運城只有三種聲調組合會發生變調：

(13) 兩個上聲相連，前字變 31，同陰平。即 53+53 → 31+53。

(14) 兩個陰平相連，前字變 13，同陽平。即 31+31 → 13+31。

(15) 兩個陽平相連，前字變 24。即 13+13 → 24+13。

這三種都是同調異化，或作高低的調整，或作降升的顛倒(flip-flop)，都在避免非平調調型的重複。

同屬這一類的其它方言也都有格套化變調的傾向。例如長治陰平、陽平在上聲前會讀爲 35，其實所有的調都是如此。汾西疊字時兩個陰平相連，前字變 53；兩個陽平相連，後字變 53；似乎陰平、陽平有著藕斷絲連的關係。但是非疊字組陰平、陽平、上聲在陽平之後也都讀爲 53；可見後字讀 53 是非重讀的一種格套，或中立化(neutralized)的非著重(unmarked)讀法。原平陰平、陽平作前字時連讀 13，但是上聲作前字也變 13，陰平、陽平連讀有作 31 的，其它上去聲也有。忻州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作後字時都讀 31 (陽平)。這些都是格套化的讀法。吉縣的陰平是降升調，相對不穩定，無論作前後字都變調。或變低平(11)、或變低升(13)、或變半高降(42)大抵隨前後字起伏變化。其低升變調同

陽平，恐怕也不無偶合或格套化的可能。

這一類方言的共同特點是箇讀分陰平、陽平，連讀時偶而會合流。然而這種合流不足以論定陰平、陽平在此以前的歷史關聯，它們常常只是韻律變調中格套化或偶合的一部分而已。

第三類方言是平遙、文水、祁縣。這類方言箇讀不分陰平與陽平，但是連讀時卻看得出陰平、陽平是不同的兩個類。平遙在產生變調的詞組結構當中，也就是偏正、并列、動補結構中，作前字的陰平會變 31，陽平則仍是 13。文水在平聲字帶兒尾的連讀中，如果兒之前讀高升調 (35)，這個平聲字正相當長治方言的陰平；如果兒之前的平聲字不變調，仍讀 22，那麼正好對當於汾西方言的陽平調。最有啟發性的是祁縣。祁縣在箇讀和連讀時古平聲似乎都只是一個調，但是相當於陰平調的那些平聲字 (甲)，會在二字組中影響它後面的字產生變調；而相當於陽平調的那些平聲字 (乙) 卻不會：

- (16) $33(\text{甲}) + 33 \longrightarrow 33+35$ (「平聲·甲」+「平聲」 $\longrightarrow$ 「平聲」+「去聲」)
 $33(\text{甲}) + \begin{Bmatrix} 22 \\ 323 \end{Bmatrix} \longrightarrow 33+35$ (「平聲·甲」+ $\begin{Bmatrix} \text{「陰入」} \\ \text{「陽入」} \end{Bmatrix} \longrightarrow$ 「平聲」+「去聲」)
 $33(\text{甲}) + 213 \longrightarrow 33+21$ (「平聲·甲」+「上聲」 $\longrightarrow$ 「平聲」+21)
 $33(\text{甲}) + 35 \longrightarrow 33+33$ (「平聲·甲」+「去聲」 $\longrightarrow$ 「平聲」+「平聲」)

- (17) $33(\text{乙}) + \begin{Bmatrix} 33 \\ 22 \\ 323 \\ 213 \\ 35 \end{Bmatrix} \longrightarrow 33 + \begin{Bmatrix} 33 \\ 22 \\ 323 \\ 213 \\ 35 \end{Bmatrix}$ (「平聲·乙」+ $\begin{Bmatrix} \text{「平聲」} \\ \text{「陰入」} \\ \text{「陽入」} \\ \text{「上聲」} \\ \text{「去聲」} \end{Bmatrix} \longrightarrow$ 「平聲」+ $\begin{Bmatrix} \text{「平聲」} \\ \text{「陰入」} \\ \text{「陽入」} \\ \text{「上聲」} \\ \text{「去聲」} \end{Bmatrix}$)

由於相當陰平調的字和相當陽平調的字在其它任何情況下都讀得一樣：箇讀是 33，連讀時在上聲後與上、入聲同為 35，在去聲後與上、入聲同為 21，在入

聲後仍爲 33，我們完全沒有線索推測二者的調值上的分別何在。然而我們又必需假設這兩類平聲之潛在分別是調上的分別，而不是聲母帶音與否的分別。因爲如果是聲母帶音不帶音的分別的話，這種分別並不見於其它的聲調。所以一定是聲母的清濁引起各調分化爲陰陽後，清濁對立消失，然後陰平與陽平的陰陽調分立又進一步消失，但消失前的對後字的影響卻保留下來，才成爲祁縣這麼特殊的情況。

這一類方言也有格套式的韻律變調，例如剛剛介紹的祁縣上聲後的平、上、入同讀 35，去聲後的平、上、入同爲 21。但是與此同時，箇讀不分的陰平、陽平卻在連讀中有著類上的分別。由於這些方言早期的濁聲母都已清化，現在已和清聲母無從區別，所以連讀中的陰平與陽平一定是上一個歷史階段的因聲母清濁對立而起的陰、陽平分化的遺留，而非現在才有的分化。對一個現代的祁縣、文水、平遙人而言，他們學到的是「“天、田”有別，但在箇讀時調值相同」，而不是「“天、田”調值相同，但在某些連讀情況下有各自的行爲」。因爲後者無條例可循。然而這種上一階段的陰平與陽平的遺留，平遙只保存在某些詞組結構中，文水只反映在兒尾詞上，祁縣更是只以幽靈成分的方式漂浮 (floating) 在二字組的後字上，可說保留分別的地方正日益縮小。總的趨勢是逐漸的由分而合，箇讀如此，大部分的連讀也如此。

第四類的方言是山陰。山陰箇讀不分陰平、陽平，連讀時也看不出陰平、陽平的分別。平聲在兩種情況下都只是一個不可分的類。例如箇讀是 313，連讀時或爲 13（在平聲前），或爲 31（在平聲後，上、去、入聲前）。這些連讀形式之是否出現，有時也與詞組結構的性質有關。但是總的說，平聲只有一類。

山西方言，就陰平、陽平在箇讀與連讀時的關聯而言，可以大致分爲上述四類。現在再簡單的撮要如下。

	箇讀是否分陰平、陽平		連讀是否分陰平、陽平	
大同、陵川、沁縣	是		是	
永濟、汾西、長治 吉縣、忻州、原平 運城	是			否
平遙、文水、祁縣		否	是	
山陰		否		否

四、漢語方言連讀變調的基本性質和區分

在知道了山西方言箇讀和連讀的一般情形之後，我們應該要對這些不同的聲調形式所代表的意義，有所澄清。這就牽涉到連讀變調的本質是什麼的問題。在經過本節的討論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問題中的平遙、文水、祁縣的變調，乃是一種有歷史發展意義的「變讀變調」，這種變調反映了聲調的演變方向。

對漢語方言中的變調現象，我們可以先從是否具有語法功能加以理解，有這種功能的，可以稱為語法變調 (grammatical tone-sandhi)。³

語法變調是指以不同的聲調形式來區別同一詞的語法意義的一種變調。現在所知的語法變調，有一種是區別不同的詞組結構的，像上文提到的長治方言。長治方言體詞結構與動賓結構的變調有別。一個陰平 (213) 和上聲 (535) 的組合，如

3 儘管連讀變調是漢語方言中極普遍的現象，通論此一現象以釐清其不同性質的文章還不多見，余靄芹女士 (Yue-Hashimoto 1987) 的〈Tone Sandhi across Chinese Dialects〉恐怕是僅有的一篇。這篇文章從產生連讀的位置區分前字變調、後字變調、局部變調三種主要的連讀變調類型，對漢語方言的連讀變調提供了初步的說明。本文從變調形式所具的功能與音韻特徵加以分類，與余文旨趣不同，讀者可以互參。

果是體詞結構，例如“端午”，連讀形式是35+53；如果是動賓結構，例如“收禮”，連讀形式是35+535。一個陰平和陰去(44)的組合，如果是體詞結構，如“燈罩”，連讀形式是213+53；如果是動賓結構，例如“穿孝”，連讀形式就成了213+44。又如平遙方言動賓、主謂結構的連讀形式不能判別陰平、陽平，但偏正、并列、動補結構就能，也是同樣的例子。廣東的增城方言（何偉棠 1987）的二字組，如果是主謂結構，像“雞啼”、“天光（天亮）”，後字會變調；如果是動賓結構，像“殺人”、“賣豬”，前字會變調。也可以歸入同一類。這一類的語法變調可以稱為結構變調(constitutional tone-sandhi)。

語法變調中的第二類是形態變調(morphological tone-sandhi)，是以聲調的不同形式作為構詞或構形的手段的變調。從漢語發展的歷史來看，這些變調有一部分來自某一虛化的附加詞或音韻成分，這些成分影響了箇讀時的調值，產生一種連讀形式。後來這些附加成分消失，原來伴隨的聲調特徵便單獨擔負了形態上的語法功能。最常見的是「小稱變調」，平田昌司先生(1983)已經有過討論。類似的例子如溫州的“披風”、“外甥”。當中的“風、甥”若由高升讀為高平，就有小稱的意思，表示“小披風”，“小外甥”（參看鄭張尚芳 1964、1979、1980-81 相關的討論）。廣東信宜的“河、魚”讀低平調，如果加上-n 韻尾並讀升調，就應解作“小溪、小魚”（葉國泉、唐志東 1982，羅康寧 1986）。湖北陽新的小稱變調是55，有時候帶鼻音尾或鼻化成分，有時候不帶。（何天貞 1982）⁴ 山西垣曲的子尾變調，則隨箇讀而加長，非升即降。例如“獅，蹄，領，帽”箇讀調值為31，13，55，53，若讀為224，442，53，224，雖然不帶“子”尾，意思卻是“獅子、蹄子、領子、帽子”。（米青 1988）台山、溫嶺可以變調表示詞性之轉移，成為一種造詞的手段，有類於傳統的四聲別義。例如台山“鋸、學、鉗”作動詞用時讀33，32，22，作名詞用則讀335，325，225。很顯然，名詞的派生特徵是把各調的調尾抬高。（陳錫梧 1966）溫嶺作形容詞用的“白，烏（黑）”分別讀低平和中平調，但作“蛋白、烏染料”用的時

4 小稱形式的鼻音尾或鼻化成分來自“兒”尾，見平田昌司前引文。

候，就分別讀高降和低升調。（李榮 1978、1979）此外以變調的屈折形式表現不同的語法範疇的，有蘇州的定指變調：如“盆菜、兩只蛋”的“盆、兩”讀高平表示定指，讀半低平與中升表非定指（石汝傑、劉丹青 1985）；有增城的表數變調，如“我，你，佢（他）”讀高降表複數，讀低升表單數；有台山的表格變調，如“碼頭、禮堂、講台”當主事格用的時候，“頭、堂、台”讀22調，當處所格用的時候，讀225調（何偉棠 1987）。

如果只單純從連讀變調在音韻表現上的方式來考慮，那麼這種變調可以稱為音韻變調 (phonological tone-sandhi)。這裡又可以分兩類。金守拙 (Kennedy 1953) 曾經介紹過浙江塘棲話的連讀變調，在塘棲話的二字組裡，前字的調型會延伸 (spread) 到後字上，使得整個詞組的調型與前字相同。前字是高降調，整個詞組也變成高降。前字中升，整個詞組也變中升。也可以說二字組的後字變成無調 (atonic) 了。這種連調變化並不代表語法上的任何差別，它的影響因素乃是韻律 (metrical) 上的，是化字調 (tone) 為語調 (intonation) 的一種表現。

在綴字成詞的時候，字調與詞組或句子的語調間，有著不易分割的關係。塘棲話的字調延伸 (tone spreading)，是調和字調與語調的一種方式，使語調同於字調。上文所提及的永濟、長治、汾西等等方言在某一調之後的字，一律或大部分同讀某種調，是另一種調和的方式，使得句中的字調組合固定為幾種有限的格套，以減少語調與字調的可能的不和諧。無論用什麼方式，這類變調的本質既在求韻律成分的和諧，所以我們可以稱為韻律變調 (metrical tone-sandhi)。

韻律變調的最大特點，是使箇讀的有分別的類在連讀中因中立化而減少了。與韻律變調相反的，則是變讀變調 (variational tone-sandhi)，這一類變調的不同聲調形式所代表的，是同一調類的不同異讀或分音，我們稱為變讀 (variation)。變讀反映一個調類不同的變化可能，正如一個輔音音位的不同分音一樣。因為這類變調的結果並無語調字調化或格套之傾向可藉以減少詞組中字調組合的總數，它們乃代表單純的音韻變讀。一個音類的單純變讀，成因雖然很多，也不一定都能正確地加以推測，但在語言的貫時 (diachronic) 發展上，卻相當重要。因為變讀可能是一種新的變化的開端，或是如王士元先生 (Wang 1969) 所說的乃是一種

變化未盡所因而留下的殘跡 (residue)。變讀現象因此具有貫時意義。我們可以根據這種變調現象推求聲調的早期形態和發展過程。丁邦新師 (1984) 的《吳語聲調之研究》可作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例如文中曾討論到海南臨高方言的某一個調箇讀爲 35，連讀爲 11。通過方言的比較，可以確定 11 代表早期的讀法，35 代表後來的演變。

上面所分的這四種類型，有兩點我們必須要注意。第一，語法變調與音韻變調之分，是就其語法功能之有無而言。然而變調畢竟仍需藉音韻形式爲之，因此一種語法變調有可能以韻律變調的方式來表現，也有可能以變體變調的形式來表現。例如在結構變調中，許多方言大體是主謂、動賓這些接近句法單位的詞組爲一類，偏正、并列、動補這些接近詞法單位的詞組爲另一類。前者字組間的接合度 (juncture) 較鬆，後者字組間的接合度較緊。這樣就在字調與語調的配合上造成了差異。例如前引長治方言的結構變調中，體詞結構（即偏正、并列、動補複合詞）如果以上聲爲後字，那麼前、後字大部分都變調；動賓結構則前字變調，後字不變調。如果以陰去爲後字，陰平、陽平、上聲爲前字的話，體詞結構前字不變調，後字變調；謂語（動賓）結構前後字都不變調。而凡變調的，變調的結果是中立化。請參看下表。

後字 前字		上 聲 535			陰 去 44	
			體詞結構	謂語結構	體詞結構	謂語結構
陰平	213		35+53	35+535	213+53	213+44
陽平	24		35+53	35+535	24+53	24+44
上聲	535		35+53 (535+213)	35+535	535+53	535+44
陰去	44		35+53	35+535	53+44	
陽去	53	謂語結構 體詞結構	35+53	35+535	53+44 35+44	
入聲	ʔ54		ʔ45+53	ʔ45+535	ʔ54+53	ʔ4+44

從表上我們看得很清楚，一方面以上聲、陰去爲後字的變調區別了不同的結構，另一方面相同的結構有著大體一致的變調型式，而成爲格套化的韻律變調。

結構變調也有可能以變讀變調的方式來表現。這時候我們看到的是，變調的結果並非中立化或格套化，也就是並不減少調的類數。這樣的例子就如上文提到的平遙。下列的簡表可以看出其分別：

前字 \ 後字		平聲 13 (體詞結構)	平聲 13 (謂語結構)
平聲 13	(陰平)	今年 31+35	開車 13+13
	(陽平)	明年 13+13	還車 13+13

其中謂語結構沒有分別，體詞結構有分別。在功能上，這是語法變調。在音韻表現上，卻不是韻律變調。

第二，同一個方言可以有不只一種變調。語法變調固然不礙其爲某一種的音韻變調，而同爲語法變調或音韻變調，一個方言也可以兼有結構變調與形態變調，或是韻律變調與變讀變調。前者如前舉的增城，後者如長治。長治所有的調在上聲前都讀 35，這是一種韻律變調。但是另一方面，箇讀時只有一類的入聲 ʔ54，作動詞疊字時的前字，或加“子”尾、“底”尾時，卻能分辨陰入(ʔ4，ʔ21)與陽入(ʔ54，ʔ45)。⁵ 這是一種變讀變調。

五、從變讀變調證明聲調的回頭演變

現在我們再回來看山西的連讀變調。在箇讀不分陰平與陽平的方言裡，也就是只有一種平聲的方言裡，平遙、文水、祁縣的連讀形式是區別陰平和陽平的。這種區別是使連讀增加了聲調組合，不能於韻律和諧一端求解。因此連讀時的陰平、陽平之分乃是變讀變調，不能與此一地區，甚或同一方言當中的「韻律變

5 在動詞疊字時是 ʔ21 (陰入)、ʔ54 (陽入)，“子、底”尾前是 ʔ4 (陰入)，ʔ45 (陽入)。

調」混爲一談。

掌握了這種變調的本質之後，我們的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存在於這些方言中箇讀與連讀的關聯乃是(18)，而不是(19)：

(18) 陰平、陽平是這些方言中固有的兩個調的類，這兩類的分別保存在連讀中，但在箇讀時合而爲一。也就是說箇讀反映了由分而合的演變方向。

(19) 這些方言中固有的只是一種平聲調，這個調保存在箇讀中，但在連讀時一分爲二。也就是說連讀反映了由合而分的演變方向。

不能是(19)的理由前面已經提到了，因爲這些方言已經沒有古清濁聲母的對立，今天不再有分化成陰平和陽平的音韻條件，所以(19)不可能。

平遙、文水、祁縣是一種漢語方言。在近代期以前漢語平聲只是一類。此後這一類平聲在平遙、文水、祁縣等方言分化爲陰平和陽平，這兩類的分別還保存在這些方言的連讀形式裡，而在箇讀時已經又由分而合了。漢語平聲之由一而二，由二而一，前後兩個階段的內容完全一樣，正是一個完全回頭演變的例子。

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是：在歷史的某一時期平聲開始分化，但只在連讀時分化，箇讀不分化，其後不久聲母清濁對立消失，聲調的分化隨之中斷，以迄於今？假如是這樣的話，箇讀中的平聲之爲一類，乃是根本未曾分爲兩類，自然就不能說是分而復合了。這種可能，就平遙、祁縣、文水而言，無論有無，都不影響我們的結論。因爲這三個方言在連讀時雖然可以分陰平和陽平，但是環境極爲有限。前文已經指出：平遙只在某些詞組結構中，文水只在兒化詞中反映陰平、陽平的區別。可以看出並不是所有的連讀環境都能保存這種區別。反過來，我們倒可以說在連讀的時候，陰平、陽平也逐漸不分了。祁縣箇讀、連讀都沒有陰平、陽平分別的痕跡，這種分別只是以幽靈成分浮現在後字上。如果說歷史上某一時期只有連讀才分別陰平、陽平的話，這種分別在祁縣的連讀中可以說是分而復合到了接近徹底的階段。再往前一步，也許連幽靈成分的痕跡也消失了，那就成了箇讀、連讀完全沒有分別的方言了。那麼即使從前的平聲二分只發生在連讀的環境，我們也可以十分放心地說：在那之後，在已經二分的連讀環境裡，也不

斷地由分而合，由二而一。所以只剩下在極有限的連讀環境裡，才看得出原來陰平和陽平的分別。

六、結 論

現在我們已經從變讀分陰平、陽平而箇讀不分的方言，如平遙、文水、祁縣，證明了平聲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歷史過程。不但確定了聲調的完全回頭演變的存在，並因而澄清了這些山西方言是否曾經平聲二分的疑慮。然而我們不可忘記，這樣的證明是利用了文獻資料和語言本身的變讀現象才可能做到的。當由分而合的演變已經徹底完成，變讀現象便不復存在，例如上節末了所假設的比祁縣更進一步的方言，那麼我們便無從證明這種回頭演變必然發生過。山西方言中的第四類，山陰，箇讀只有一個平聲，連讀也仍然只是一個平聲，便是這種方言。我們完全沒有線索可以說山陰現在的這個平聲的類一定曾經經歷過回頭演變。它也許確實經歷過回頭演變，也許它的平聲自古以來就不曾分化，兩種可能都能成立，也都無法證明。

（本文於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六日通過刊登）

引用書目

丁邦新

- 1984 〈吳語聲調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4:775-788。

平田昌司

- 1983 〈“小稱”與變調〉，《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21:43-57。

石汝傑、劉丹青

- 1985 〈蘇州方言量詞的定指用法及其變調〉，《語言研究》1:160-166。

米 青

- 1988 〈垣曲方言用變調表示“子”尾〉，《中國語文》4:301。

何大安

- 1988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臺北，中央研究院。

何天貞

- 1982 〈陽新三溪話的小稱形式〉，《語言研究》2:203-207。

何偉棠

- 1987 〈廣東省增城方言的變調〉，《方言》1:44-48。

李 榮

- 1978 〈溫嶺方言的變音〉，《中國語文》1:96-103。

- 1979 〈溫嶺方言的連讀變調〉，《方言》1:1-29。

呂枕甲

- 1991 《運城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吳建生、李改樣

- 1990 《永濟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周祖謨

- 1942/1966 〈宋代汴洛語音考〉，收入《問學集》581-655，1966。北京，中華書局。

金夢茵

- 1983 《陵川方言志》。太原，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語文研究》增刊。
1989 《原平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侯精一

- 1982 《平遙方言簡志》。太原，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語文研究》增刊。
1985 《長治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胡雙寶

- 1988 《文水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馬文忠、梁述中

- 1986 《大同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張振鐸

- 1990 《沁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陳錫梧

- 1966 〈台山方言特殊變調初探〉，《中國語文》1:34-36。

喬全生

- 1990 《汾西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楊述祖、王艾祿

- 1984 《祁縣方言志》。太原，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所《語文研究》增刊。

楊增武

- 1990 《山陰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葉國泉、唐志東

- 1982 〈信宜方言的變音〉，《方言》1:47-51。

何 大 安

溫端政

1985 〈忻州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蔡 權

1990 《吉縣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鄭張尙芳

1964 〈溫州方言的連讀變調〉，《中國語文》2:106-152。

1979 〈溫州方言的兒尾〉，《方言》3:207-230。

1980-81 〈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一），（二）〉，《方言》1980.4: 245-262, 1981.1:40-50。

羅常培

1933 《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二。上海，商務印書館。

羅康寧

1986 〈信宜話數詞、代詞、副詞的變音——對《信宜方言的變音》一文的補充〉，《中國語文》3:185-189。

Kennedy, George A. (金守拙)

1953 〈Two Tone Patterns in Tangsic〉，《Language》29.3:367-373.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Language》45.1: 9-25.

Weinreich, Uriel

1958 〈A Retrograde Sound Shift in the Guise of a Survival〉, in D. Catalan ed. 《Miscelanea Homenaje a Andre Martinet》221-267. Tenerife, Universidad de la laguna.

Yue-Hashimoto, Anne O. (余靄芹)

1987 〈Tone Sandhi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of Hong Kong ed. 《Wang Li Memorial Volumes》English volume: 445-474.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